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諮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

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吕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

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藉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歳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非時闋然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歳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

曲宴于便坐者廑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幾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源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

民息加四裔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

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内蒙德受賜涵濡鼓舞

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

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

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

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

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砦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葢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屨金門者再

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晩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晩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内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一作薦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潛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爲

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毎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廻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一作橐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

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鑱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

閒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鱮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頹怪盤絶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繞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儐旁扶登覽一作覽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閒者宜之修為從事子聰參

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畢且間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而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

矣然地大望髙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歳而甚者半歳而易故河南吏民閒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歳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收守使人貴容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葢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衆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衆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

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革一作背視而驟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

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州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

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産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

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與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

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而暢然覺乎薫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著）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

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鍾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簨簴考擊之說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益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者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

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閒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為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嘗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修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為最深

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之心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一作其）稱據禮家之説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

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恊恭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也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爲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别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一無此字）左丘明者

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鰌又有饋者乎則是真爲識别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葢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

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過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領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觧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過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

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卓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縣而且以其能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力一無以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巳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鋭氣盛者好剛茍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

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明^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冶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任官者

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兹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憲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祗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鷙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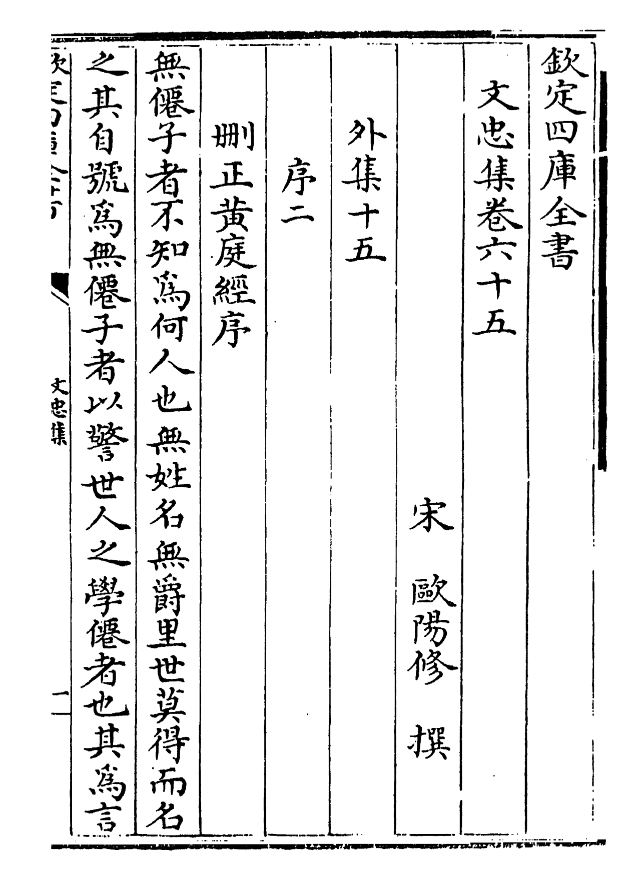
謇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為世名郎縁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俟聞凛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軷長道摻袪為一作而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説者亦無所不之葢滯者

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茍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修序

文忠集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六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五

序二

删正黄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

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顔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過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

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為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黄庭

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内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娱有黄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删

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
觧庶幾不爲訛謬之説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
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
于一作於八月敹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
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
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勑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

東州縣吏吏無逺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絶之饑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茍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饑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饑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歳旱蝗相連

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愬告之苦不得通于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

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間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

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斿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岐强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修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葢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

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眞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别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

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葢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觧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

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

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不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絶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一作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

盡信之邪此孟子所嘆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之一作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受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

十篇觧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黒而枝葉老勁雖世

之工畫者不能爲益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摹寫以爲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横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

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賔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賔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曰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夷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歲一作餘時家益貧毎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闇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

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葢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贊并序

龍茶録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録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葢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輙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

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家藏以爲寶時一作但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致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鳳舐𦘕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録輙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叙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修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

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過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過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

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

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栅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栅三日又往則携

其具就媪餽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

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
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
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
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
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
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
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
輕得不疑我盜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

賞歸已上者以奏槀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愧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廪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歛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

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

而喜否姑次第之

文忠集卷六十五

文忠集卷六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

怨（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

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

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

料於後耶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

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

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賔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

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雁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

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蔚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而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柴

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啟事為贄披讀三四不能輙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一作好）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道（一作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

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訏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賫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

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愳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典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

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剥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

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傅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

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

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飭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為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葢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探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

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為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説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矣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

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必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賛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

陳之君眖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旣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為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葢人不及而

反羣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

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修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

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

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閲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

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毋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餟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

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

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祿財葢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閤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修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輙因奏記陳已䟽淺一作賤得蒙大君子

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輙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絶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答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説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

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
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
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
後災沴消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
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
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
以鎮俗雅一作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
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

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閒不及而自僭者此狂

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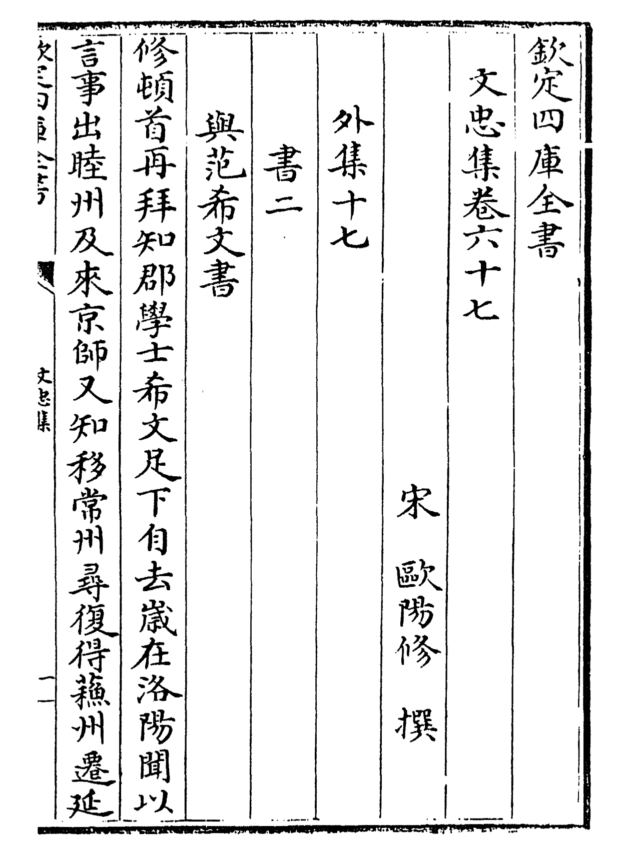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販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

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甽畆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

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有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棲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

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貞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冝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默以自羞諠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闕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文忠集卷六十六



文忠集卷六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修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

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毎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髙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爲别久矣所懐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觧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

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閤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

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王聲名文

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

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殁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

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序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其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皐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召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

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

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此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爲幸歟其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遺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其生也必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

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籍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禄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葢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闕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為無恩矣其不肖豈

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籍之以有請於閽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黄校書論文章書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

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草弊末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草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葢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葢寡必欲其一作至於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

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

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

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巳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

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

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

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

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

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

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

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

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

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殁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

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為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

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輙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别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

者有禮使人惶廹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尺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絶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凡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别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

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毋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

有人以罪出不測見男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閒（一作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

與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葢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絶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

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别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

路秪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修頓首

同前

棊頓首自荆州得吾凡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倏兹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修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况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

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

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
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
大妙修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
亦删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
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
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
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
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

少希後世之名如修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遣介馳此奉洛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𦂳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慶歷三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關附狀益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叙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

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卻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歷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鄆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

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陜乃知直趨絳州修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陜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陜使郡人有官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修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

今思之痛若初失時修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于長又賢哉語及此雖修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説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黒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惟慽慽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寛自愛乃佳

同前慶歷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修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修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妻皆病卧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岀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

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修往時意鋭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遲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纔述修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别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修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修

與君謨當作銘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庶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以滁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修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

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之甚之辭也修之是行也以為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

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修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輙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

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輙奇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修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呌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

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修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已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文忠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八至七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録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六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修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

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蔕一作柢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髙於人乃知驅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逺矣某常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

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玆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内翰書

修啓修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茲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飢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寛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悦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修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輙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奬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

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
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蕞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囚拘
瞻望門牆豈任私悢

答孫正之佇第一書

修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
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
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
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

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逺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弗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茍不為刑禍禄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茍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於文著於

行而質於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

為過失以取累不得為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以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為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為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為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為如此可乎尚為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

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修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修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研）在

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為玄儒瞿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畧述其有道不仕以斆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玄孺(一作儒)𦥯(一作學)先生碑𦥯字疑非瞿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没而不見源叔好

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途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

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雅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畀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

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髪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

按内翰胥偃以寳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刁君不應稱文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

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

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盖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搢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謂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盖常俗所為積習以（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

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為近古噫候問請謁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於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梯秀才旦（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荅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

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俛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

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令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為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為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慱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逺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

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修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

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阻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厚一作重不宣修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修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

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為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為然誰能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

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畧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修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

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為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求之之意修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修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為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

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譬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辯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

為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謝

文忠集卷六十八